

◎江洋大盗落网记

◎两朵金色的玫瑰

◎面具

◎沙刀村血案十一年告破

◎人鬼之间

新拍案惊奇

案

金岗 著

惊奇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煤老板征婚

◎魔鬼武术师

◎校园凶杀案的背后

◎少校军官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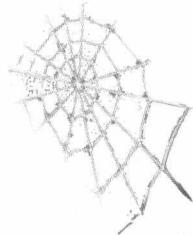
◎暴富的女人们

新拍案惊奇

XINPAIANJINGQI

◎金坂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拍案惊奇/金嵒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3

ISBN 978-7-80742-535-9

I .新… II .金… III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8912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bhzwy.com

书 名 新拍案惊奇

作 者 金嵒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核工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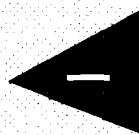
ISBN 978-7-80742-535-9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一 和连环骗斗智 /1
- 二 江洋大盗落网记 /7
- 三 两朵金色的玫瑰 /16
- 四 掘箕坳轶事 /32
- 五 阿雅姆的梦 /46
- 六 肉粒遗恨猪槽边 /57
- 七 阿毛种糖 /70
- 八 面具 /77
- 九 沙刀村血案十一年告破 /89
- 十 猴王 /92
- 十一 蛤蟆峪人家 /97
- 十二 一个癌细胞 /107
- 十三 人寿保险 /116

- 
- (十四) 生日蛋糕 /125**
 - (十五) 大桥坍塌之后 /142**
 - (十六) 人鬼之间 /157**
 - (十七) 乔治·茹丝之死 /166**
 - (十八) 矮子和靓女 /174**
 - (十九) 煤老板征婚 /178**
 - (二十) 魔鬼武术师 /189**
 - (二十一) 灵芝山 /193**
 - (二十二) 校园凶杀案的背后 /201**
 - (二十三) 少校军官的故事 /208**
 - (二十四) 暴富的女人们 /215**
 - (二十五) 谁盗卖了出租轿车 /219**
 - (二十六) 她碰到了死去的女儿 /225**



和连环骗斗智

1

羌城警察局接到一件离奇的报案，报案人是一对夫妇。夫妻俩到北疆打工四年，四年来省吃俭用积攒下六万多块钱。春节临近，他们带着三岁的孩子回羌城过年，这六万多块钱就绑到他们的身上。为安全起见，他们买了卧铺票，因为有孩子，他们买了下铺。一路上，他们上面中铺的两个人不时地坐在他们下铺说这说那。在交谈中，他们知道对方就是羌城城内的人，听口音也是。讲熟了，他们把自己的情况也告诉了对方，并说他们住在郊区，会有朋友来接他们。这两个人拿出一个纸杯子和一个圆硬塑料片说玩玩游戏，打发时间。那塑料片一面写着三，一面写着八，把那塑料片转着用纸杯子盖起来，说可以猜三次，只要猜中一次就翻倍赔。男的猜了一次，押二十元，赢了四十元；他太太猜了一次，押五十元，赢了一百元。那两个人说次次都输，不玩了，他们把赢来的钱放入他们绑在身上的大钱袋里。在羌城的前一站，那两个人下车了。到羌城后，这对打工的夫妇带着儿子走出站时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举着接他们夫妇俩的纸牌子，他们一家三口赶快走到那妇女的面前。那妇女很热情地和他们打着招呼，说他们的朋友也是她的朋友，因临时有事，委托她代接他们，并说已经准备了车子在前面。他们三人随她走到一部面包车旁上了车，车子没走好远又上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不停地抽烟，不到两分钟他们就不省人事了。等他们醒来时，他们三人睡在离公路不远的苹果林里，身上的钱全部被拿走了。

一连几天，羌城公安局接到了六起这样的报案，这六起案件的金额加起来已经是三十多万元了。公安局和铁路派出所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向这伙骗子们伸出铁拳重击。

②

由公安局和铁路派出所各派两名出色的警官组成了破案小分队，他们坐飞机抵达北疆后，便装上了北疆到羌城的火车，四个人分别坐在四个不同的卧铺车厢里。除晚上睡觉外，总是和周围的人天南地北地侃大山，声称自己是在北疆打工回来的。就在上车后的第二天早晨，在六号车厢的警官看到了车厢内有用纸杯和写着三与八的塑料片赌博的，他马上凑上去，那个庄家笑眯眯地说：“小伙子，试试运气，可以猜三次，只要猜中一次，我就翻倍地赔。”说着，他把塑料片转了一下，用纸杯子盖上。对面的那个人马上押下了五十元，并说是八朝上。打开看，果然是八，那个庄家笑眯眯地给对面那个人赔了一百元。警官说不急，让他学学再玩。庄家也不多劝，和他对面的那个人玩得兴趣正浓，另外还有两人也下了注，这时庄家开始有输有赢。这位警官把他的搭档找来，两个人开始轮流下注，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赢过，他们不断地从身上拿出钱来。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输了三千多元。庄家说：“不玩了，你们还是留点钱回去过年吧。把钱都输完了，老婆罚跪不让上床怎么办？”那警官说：“你门缝里看人，真把人看扁了。”他拍拍胸口继续说：“我李万全就不信搬不转来本，老子有的是钱。”那庄家看了看他，说：“等吃了午饭我们再战吧，不过你要想清楚啊，你那个水平是很差哎，别人有输有赢，你就从没有赢过。现在钱难赚啊，我还是劝你不要再玩了。我比你多吃几年盐，在外面也走得多。这只是一个游戏，在旅途解闷的，赌多了就变味了。”说着，他把赢的钱和那纸杯、塑料片一起放入挎包中径直向餐车走去了，后面还跟着他对面的那位赌友。

那两位警官趁他们去餐车吃饭的时候，马上和铁路派出所的两位警官会合，他们也去餐车吃饭，把那两个玩游戏的人指给铁路派出所的警官。因为他们的分工是，铁路派出所的警官跟踪他们俩下车，他们则是在羌城终点站下车被人接的人。四人吃完饭后又分开了。那两个

玩游戏的人也早就吃完了饭,但他们并没有离开的意思,还给服务员丢了二十块钱,找了两个人,四个人坐在那张吃饭的桌子上打起了扑克。

列车在西北高原上奔驰着,走了一站又一站。四位警官碰了几次面,好不容易盼到了羌城前面的那个火车站。可是那餐车上打扑克的两个人并没有下车,他们仍然打着扑克,直到快到羌城时他们才回到卧铺车厢把行李准备好,在列车员那儿换回车票。到站了,他们与警官们一起下了火车,但他们并没有出站,下火车只走了几步就向出站相反的方向走去了。四位警官走出站的时候东张西望地看有没有人举牌子接站,直到下车的人流都走完了,并没有看到举牌接站的人。

3

四位警官来到了公安局,总结这次行动为什么会失败。这两个玩游戏的人到底是因为识破了他们,还是就是为了赢点钱,根本不是那伙搞连环骗的人呢?现在还难以下定论。他们总结了几点不足。第一,他们的道具不合适,他们带的是同样的箱子,不是打工的人常用的挎包。第二,他们细皮嫩肉的,衣着又干净,根本不是在大西北打工的那种模样,打工的人皮肤黝黑且粗糙,衣服一般都不太整洁,还因为大西北缺水,没有条件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第三,还犯了一个性急的错误,打工挣来的钱哪舍得那样大把大把地输啊。骗子想骗人家的钱,但比一般人都更懂得防备被别人骗钱,更怕进局子吃牢饭。吃了午饭不玩了,可能就是怕人识破他们的骗局,反被别人骗,也怕对手是公安卧底,请君入瓮。

他们用了三天的时间,在火车站、汽车站去观察那些从大西北打工回来的人们,还向自己打工的亲戚朋友学习,向他们打听打工者一族的生活方式、语言行动的习惯,又向自己打工的亲戚朋友借了在打工的路上常穿的衣裤。他们略微装扮了一下,又出发了。

那次输了三千多块钱的那位警官所在的卧铺车厢里今天显得特别热闹。开始是两个年轻的女士推销袜子,把那袜子用一根长针划了又划,两个人拉了又拉,用打火机烧了又烧,那袜子还是好好的。两个

人就像说相声一样：“这袜子取名原子弹宝袜，千年不损，万年不烂。”“可除脚气、脚臭，穿在脚上还会产生一种香气。”“这袜子十块钱一双，比起一般的袜子贵是贵了一点，但是贵得有道理，贵得有理由。”“一双当百双，有钱买好货，算来也划算。”“希望男士们、女士们，慧眼识珍宝，不要错过了机会。”正在大家往上凑准备购买的时候，有个女人拿着几副洗碗的手套挤到买袜子人的面前，把手套往她们面前一摔，说：“上次我买了你千年不烂的手套，你说三年坏了可以换，我只用了三次就坏了，现在退给你。”“大姐，你是否认错人了？我们是原子弹袜子厂的，从来没卖过手套。”“你们这就不地道了，你们的模样烧成灰了我都记得。没有记错，你们当时说是永久手套厂的，怎么又变成原子弹袜子厂的了？”“你这大姐是不是神经有毛病啊？我再说一遍，我们只卖袜子，没有卖过手套，不要影响我们做生意了。”那女人看她两个不认账，就去叫来了乘警。

乘警把她们三个人带走后不到五分钟，上次玩游戏的那两个人出现了。他们在靠走廊窗户下的小桌前坐下，从挎包里拿出了那个纸杯子和一面写三、一面写着八的硬塑料片，对着车厢里的人说：“先生们，女士们！旅途困倦，身心疲惫，我们做一个小游戏，给大家提提精神。”另一个人一手拿纸杯一手拿那硬塑料片说：“我把这卡片转活后用杯子盖住，你们猜上面是三或者是八，一连猜三次。只要猜中一次，我就按注翻倍地赔；如果三次都没猜对，我就赢了你的赌注。”他边说边示范着。有一个小伙子拿着五元钱走到他们俩的面前说：“我试试。”他放下了五元钱，那人转活了塑料片用杯子盖上了。那小伙子说：“要得发不离八，我就猜八。”杯子揭开了，果然是八，那个人给小伙子赔了十元。小伙子拿回了自己的五元，将赢得的十元又押上了，小伙子说这回我要猜三了，打开一看又是三，小伙子又赢了二十元。那个庄家问那小伙子：“先生，您在哪儿下车啊？”“就在前面两站下车。”“还玩吗？”“还玩一次，把这三十元全押上，猜三，输了我们打个平手，赢了归你大方了。”“但愿是我大方。”他把硬塑料转起来盖上，打开一看是八，他连做了两次，都是八，笑眯眯地说：“我想大方一回，可是它们不让我大方。”

他指着纸杯和那块硬塑料片说着，把那三十元钱收进了他的挎包。接着又有几个人试了，有赢有输。试过的人都觉得哪面在上面似乎是那个操作的人可以控制的，不会轻易地让你赢到他的钱。人慢慢地散去了。这两个人走到警官桌子对面的床上坐下了，热情地问：“小伙子，在哪儿下车呀？”“终点站。”警官漫不经心地说。“哪儿上的呀？”“起点站。”“我猜你一定是在西北打工。”“是的，在蔬菜加工厂。”“你一年能赚多少啊？”

“要少回家，才能多攒钱。我去了三年，也就挣四万多块钱吧。”警官漫不经心地说着，不自在地扭了一下身子。“我们也是终点站下车，坐这长途好闷啊。”“比做工轻松多了，感觉还好，等于休息了两天。”“请问先生的尊姓大名？”“姓龚名春明。龙共龚，春天的春，明亮的明。”“我有个小孩高中已经毕业，我也想让他去西北打工。如果他愿意去，您能把他带带吗？”“可以呀，我就住在坪北村。”“坪北村可是产蔬菜的好地方，羌城的蔬菜百分之七十都是那儿产的，还能调好多蔬菜到外省去。”“是的，我父母就是种蔬菜卖的。”“想玩玩游戏吗？”“打工的钱哪舍得玩游戏啊？”“玩小点嘛，解解闷也好嘛。”“不想玩，再等几个钟头就要到站了，一想到马上就要到家了，心里激动得很。哪有心思玩游戏啊？”“我知道你是怕输。这样吧，你只赢不输好不好？”“那哪行啊，你实在要玩我就陪你玩几盘吧。”警官玩了三次五元钱，都赢了，他把赢的三十块钱放入系在腰间的一个大大的钱袋中。那个庄家说：“不玩就不玩了。你的运气真好，你看你次次赢，我都有点招架不住了。”他收起了纸杯和那硬塑料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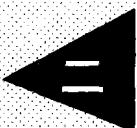
4

天已经黑下来了，那两个玩游戏的人一直坐在警官的床上，没话找话地说个不停。那个年纪大的说：“同船过渡，五百年修就，我们同坐了几天几晚的车，也算是朋友了。一会儿到站会有朋友开车来接我，我就要他把你送到家，以后我好上你家来找你带我儿子去西北打工。”“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麻烦你朋友送我。再来我有伴，还有一个和我一起打工的，我们是同一个村子的，坐在前面一节车厢里。”“没事，

就把你的朋友也喊来,一起送去,我们也多交一个朋友。”这位警官犹豫了片刻说:“那我去问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坐你朋友的车回家。”说着他起身往前面车厢走去。一会儿他回来了,对那两个人说:“他同意了,说换了车票就过来。”

火车快到羌城火车站,坐在另一节车厢的那个警官背着一床被子和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挎包过来了,自称龚春明的警官把他介绍给那两个玩游戏的人。列车进站了,两位警官跟在两个玩游戏的人的后面出了站。一个中年妇女和那两个玩游戏的人打招呼,说车子就停在车站的停车场里。一行五人上了车,是那个女的开车,那两个玩游戏的人坐在司机后面的一排座位上,两个警官又坐在玩游戏的人后面的那排。是一辆军用吉普车,减震性不好,车子在土路上有些颠簸。两个玩游戏的人都说在车上不能吸烟,但又想吸一支烟。两位警官说:“想吸就吸吧,没关系的。”没一会儿,两位警官就闭上了眼睛。他们听那两个玩游戏的人说:“差不多了,可以停车了。”“还没到苹果园呢。”“就放到路边吧。”“还是放到苹果园吧,路上不安全,怕后面来车。”约莫过了五分钟,车子开进了苹果园。停稳后,两个玩游戏的人抬着那个自称是龚春明的警官下车了,正在他们要拿他身上的钱的时候,铁路派出所的四个警官驾着警车赶到了,把两个玩游戏的人铐了,送进了警车。吉普车上的那个警官在车上也制伏了那个女司机;被抬下车的警官仍然回到了吉普车上,把那个女司机铐在坐椅的钢管上。警车和吉普车都开进了羌城公安局。

通过审讯得知,这是一个作恶了两年之久的连环诈骗集团,人数多达二十多人,两年时间诈骗打工人员二百多万元。通过两个多月的奋战,警方把所有的犯罪分子全部缉拿归案。追缴赃款一百五十多万元,还没收了犯罪分子的所有个人财产,给被骗人员退赔了百分之九十的损失。这一窝铁路耗子分别被判了十年到无期的徒刑,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



江洋大盗落网记

传说江洋大盗能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在武侠小说里时有描写，原以为那是作家们的想象。在这 21 世纪初，却真正看到了江洋大盗在神州大地的肆虐和他们的落网。

1

西省金州黄是一家在省内小有名气的大型民营企业，经营小米等五谷杂粮。年关将近，公司的老板四处讨收货款。一天傍晚，总经理从客户那里收回了二十万元的货款，他因为还要赶飞机再去取货款，把会计喊到公司来，把这二十万元交给了会计。会计拿着那沉甸甸的二十万元钱先是放到保险柜里，后又从保险柜里拿出来放进了一个不起眼的铁皮箱子里。晚上，他吃过晚饭就到财务室睡觉来了。

可是就在那天晚上，这钱被几个蒙面人在半夜三更劫走了。第二天，上班的人看到这位会计手脚被捆绑着，嘴巴被胶布胶着，但被子还是给他盖得好好。大家给他解开了绳索，撕开了嘴上的胶布，他才向大家讲述了被劫的经过，并报了警。

公安局的警官们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和拍照，接着把会计找来作笔录。会计把情况讲完后，警官问他：“你睡在里面为什么没有倒锁办公室的门呢？”“我记得是倒锁了门的。”“你如果锁了就应该有撬锁的痕迹，但现在没有任何撬锁的痕迹，你说这是为什么？只有你和总经理知道这笔钱，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实际上，钱最后放到哪里，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来了几个人，把钱拿走了，不但没要你的命，还给你盖好了

被子。你不要再在那儿演戏了，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你要认清形势，相信政策，打掉幻想，不要再在那儿编故事了。”“我说的确实都是实话，请政府调查。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没有拿这笔钱。”“我们现在没有肯定是你拿了这笔钱，但是有很多疑点你说不清楚。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是能说清楚的。你说不清楚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情况确实复杂，让你说不清楚；二是本不复杂，你把真相隐蔽着，那当然也说不清楚。所以在案件没破以前，决定对你监视居住。在监视居住期间，不能出远门，在本市外出一定要报告。你看你做得到不？”“倒霉的事到身上了，做不到也要做到。公司受了那么大的损失，我受点委屈没关系。不过请你们尽快地破案，不要把时间拖得太长了。”

从此，这名会计成了项目组的重点保护对象。上下班有人跟踪着，下了班到哪儿去都有人暗地里陪着，一来是看他跑没跑，二来是看他有什么反常的行动。但这名会计还是和以前一样地上下班，酒照喝，棋照下，电影照看。有时别人对他指指点点，他也不在乎，别人把他骂急了：“你想钱想疯了，还不赶快退出来，少坐几年。”他才说：“有朝一日会还我清白的。”

过了几天，邻近的县城也发生了类似金州黄的劫案。金州公安局看到了内部的通报，觉得和金州黄的案子如出一辙。他们开始调阅收费站的监控录像，看到了金州黄被劫的那天夜里凌晨两点钟有一辆车牌号码属于南方某省的轿车开进了金州城，在凌晨四点钟开出，车牌号码清晰可见。他们怀疑这辆车是抢劫金州黄的人坐的，决定调查个水落石出。

2

副局长带队，开局里的警车，一行六人向南方进发。金州的老百姓为他们送行，希望他们凯旋，但是就凭一个车牌号码到底有多少胜算的把握，谁也说不清楚。他们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南方某省，查出那个车牌号码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县的车牌号码，他们又驱车到了那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县。通过当地交通部门的大力排查，找到

了那个车牌号码的主人。可是令大家失望的是,这个拥有车子的人并不会开车,他的车一贯是租给人家的,一百五十元租一天,坏了由租车的人修。当他们问他最近哪些人租了他的车,他说是一个叫向双全的人最近租用了一个月,给他少了三百元,四千二租一个月。

“你知道他租你的车到哪儿去了吗?”“到哪儿去了我管他干什么呀?我只认钱,到哪儿、干什么都不是我管的。”

到哪儿去找这个向双全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天,向双全来公安局换第二代身份证,几个人把他逮了个正着。他首先是大喊冤枉,接着是一言不发,耷拉着头,就像受到天大的委屈,时而昂头向天,时而垂头向地,真好像是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十分无奈。警官们要撬开他的嘴,要他说出同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几个警官首先根据向双全身份证上的地址找到了他的家,对他家进行了搜查,在他的房子后面找到了那辆轿车,那是一辆半新的猎豹车。他们在车上搜出了一批北省特有的商品,还找到了一本尚如飞的驾驶执照。在当地公安人员的协助下很快找到了这个尚如飞。对尚如飞进行了突审,尚如飞与向双全有完全不相同的处事风格。在审讯的时候,他回答得很爽快:“我们做江洋大盗这个行当大约已经四五年了。飞檐走壁,来去无踪,少说已经做了千万元的生意。既然已经栽了,好汉做事好汉当,要杀要剐都应该担待着,才不失好汉的本色。”“你真的能飞檐走壁吗?”他抬起头来说:“那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基本功,没有金刚钻,哪能揽瓷器活啊。”“说说你们最近在北省作案的经过吧。”“我们近来去了北省,罗通扫北地做了一些生意,少说也有二百多万的产值。半夜路过金州,有人说这金州是鬼不生蛋的地方,穷得叮当响。车上有人内急,把车停到金州黄的大门外,大家方便后看这金州黄十分气派,月光下,仰着头看那楼房,望得脖子阵阵发酸。这是什么地方呀?当我们一行走壁来到财务室门外时,财务室的门没有上锁,只轻轻一推就开了,省了撬锁的工夫。里面睡有一人,我们把他捆绑了,嘴巴上了胶铐子。我们撬开保险柜收益甚微,又撬开了一个铁皮箱子,好家伙,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二十万。我们只花了半个小时,这二十万就装

进了我们的荷包。”“为什么没有杀人灭口呢?”“我们自己立的规矩:有人就抢,无人就偷,只求发财,不伤人命。”“在金州黄作案之后,还去了哪些地方?”“在金州黄作案后,我们还去了金州邻近的几个县市,连续做了二百多万元的生意。这一趟,赚了四百多万,我们开着‘猎豹’欢欢喜喜地回家过大年了。”

③

因为百年不遇的大雪,警官们在这小县城里被困住了,想把两个犯罪分子押回金州也不行,想抓他们的同伙也没有办法,因为据掌握的消息,他们的两个同伙都是别的县城的人。他们坐着反正无事,就对向、尚二犯在家乡的表现进行了调查。

向双全和尚如飞系这小县城城郊人,两人从小一起长大,读完了初中进了武术学校。在武术学校读了两年,两人曾投考过警校,几次未考上,信心有点受挫。他们去了西南边陲的一个庙里学武术,有很多人都说他俩的武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亲眼见到的人并不多。从那个庙里回来不久他们都成了家。据说老婆都是在外面坑蒙拐骗来的,不过,家里还是挺和睦的,都已经有小孩了。本地人只知道他们在搞长途贩运做生意,他们口口声声也是说做生意赚了多少钱。有时也捐一些钱给家乡的公益事业,如家乡修公路、办学校。在父老乡亲们中口碑一直很好,说他们富裕后不忘乡亲们,就拿这次他们在北省做完生意后还给乡亲们带回了市场供应紧张的猪肉,大家真是万分地感激。警官们查了那个县的刑事犯罪记录,他们在本县还从来没有作过案,也许强盗抢劫犯的戒律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吧。

积雪慢慢地消融了,警官们还要查查这两名罪犯的家属是否涉案。他们先找来了向双全的老婆。在问讯时她很害怕,吓得浑身发抖。“你是哪里人?听你讲话有北方口音。”“我是北省人氏,与向双全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你知道向双全是做什么职业的吗?”“不知道,我们的社会习俗是男主外,女主内,我在家侍候他的老母亲和带小孩,他在外面挣钱养家糊口。”“他的收入还够你们家用吗?”“他的收入还可以,这几年我们除了吃穿外还修了几间新房子,家里买了新电器,他还买了

笔记本电脑。”“你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吗？”“男人在外面辛辛苦苦地赚钱，我能问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吗？”“你没听他在家里说吗？”“他每次拿钱进屋不说是工资就说是奖金。我想，他除了工资和奖金，还能在哪儿得钱呢？”“你知道向双全是因为什么被关起来了吗？”“我不知道是因为，是不是他在工作中犯了错，还是他手脚不干净拿了公司的钱？警官同志，你能告诉我吗？”这个妇女在谈话中一直维护着丈夫的声誉，显然对丈夫的所作所为一概不知。

警官们也找来了尚如飞的老婆，她属于那种很开朗的人。“你家尚如飞被抓起来了，你知道吗？”“从家里抓去的，能不知道吗？”“你知道他是为什么进去的？”“不知道，他除了在床上要我外，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告诉我。我只是他生孩子看家的工具，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是他拿钱买来的，不过他对我还是很不错的，让我有吃有穿，有钱花。原来有些想不开，后来也慢慢地想通了，他很顾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夫妻，已经是一家人了。”“你知道他做什么职业吗？”“具体做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与几个熟人在一起搞长途贩运，做生意。这几年做得比较顺手，赚了些钱。我家的房子就是这几年赚的钱修的。”

警官们证实家属没有涉案后兵分两路，一路把向双全和尚如飞押回金州县，一路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继续捉拿在逃的案犯。

4

根据群众的举报和向双全与尚如飞家属的回忆，在逃的嫌疑犯可能是两名。尚如飞虽然显得豪爽，但提及同伙时他就不那么敢说了，他说入伙时赌咒发誓，说了是要犯咒神的。捉拿在逃嫌疑人的三个警官根据举报的线索去了中原的渝省省会，不知道名和姓，不知道相貌，大海捞针还有个针在大海里呢。他们来到渝省省会后只能在公安局查阅最近发生的抢劫案和盗窃案。也许是大年刚过，这些江洋大盗也在和家人过年吧，最近除了一些派出所有小偷小摸的治安案件外没有什么大的抢劫案和盗窃案。三个人困在省会公安局一筹莫展，心急如焚。正当他们焦急万分时，从内部网站看到了西南边陲的一个重镇发生了一

起大的抢劫案,作案手段与金州黄的案件如出一辙。他们迅速赶到了边陲重镇。这儿是一个和外国自由贸易的小区,被抢的是一家进出口公司,抢走多样币种,数额十分巨大。

他们向当地公安局介绍了他们破案的经过,当地公安局也调阅了公路收费站的录像,但这个地方外地的车辆太多,连外国的车子也频繁地出现。同一时间路过的车子总量太大,当地公安局的警官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查出个头绪来。他们转向在银行守候,因为许多外币都只能在这个镇上使用,在其他的地方是不能流通的。所以,犯罪分子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外币换成人民币,否则那些外币带到内地是没有用的。但经过几天的守候也收效甚微。金州县的三位警官从公安局招待所搬出来了,为的是想住在饭店与更多的人接触。他们搬出后分别住进了三家旅社,搬出来的第二天就有收获。住有一位警官隔壁房间的人傍晚敲他的门,问他要不要换越币。警官说:“你有多少我换多少,我就是去越南进货的。”“也没有多少,做小生意的人能有多少啊,家里有急事要钱用,我可以比银行的汇率低点,九八折吧。”“九五就拿来,多了我不要。”“我还有个伙计,商量商量,晚上回你的话。他现在不在,要晚饭时才能回来。”“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卖成衣和布匹。”“生意还好做吗?”“还好,能维持下去。”说着,他走了。

晚上还是那个白天见了面的人来回话:“伙计说九五就九五,家里有事,换完了好回家。”“有多少?”“换十万人民币的。”“明天吧,今天银行已经不办公了。”“好的,那就明天吧。”回话的人走了,三位警官去了当地公安局商量,今夜由另外两名警官再找那人换外币,走进他们的房间侦察侦察。三个人商量好后就开始行动,两名装扮成商人的警官来到了那警官隔壁的房间门前敲门,房内的人并不急于开门,而是问有什么事?他们答:“听我们朋友说,你们有外币换人民币,不知道还有没有?”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开门的人很礼貌地说:“请进。”两位警官走进房间后,门马上就关上了。另外一个人从洗手间出来也笑眯眯地说:“请坐,请坐。你们要换多少外币?”“我们本来已经把钱打到工商银行了,我们带有二十万人民币,想就在工商行换外币。吃晚饭时,听